靈州誌蹟

地570.37
139

登录号 177104
函 1 册

海志 77

丁稅賦額
水利源流
職官姓氏
兵額營汛驛遞
歷朝宦蹟

丁賦額稅第九

古者計丁授地而地無曠土後世按地課丁而丁無正額丁之額仍以地為額也靈州壤臨大漠地之沙鹹者居多然渠水所灌率宜麥稻而斥鹵之地復產鹽以補丁稅之不及其餘山硝瘠地征額尤從其薄夫稽隱陋嚴督促有司之職也而制經費課殿最亦國家之法也於催科之中寓撫字之意是在善為政者之隨時調劑爾今錄丁賦額稅為一編而以歷代鹽法茶法今昔同異綴其後俾觀者得窺全豹而裁別焉

丁稅賦額

查靈州自同治紀元回匪變亂州城兩次失陷案卷全行焚燬所有自嘉慶三年以迄道光二十一年丁賦增蠲大半無從查考茲仿照賦役全書並地丁考成二冊互相考核截至道光二十三年起光緒三十三年止

原額屯更養廉共地三千八百八十七頃二十畝一分三釐四毫五絲九忽又收自乾隆十六年起至道光五年止續墾入額地一百九十三頃二十畝六分一厘二共原額新增屯更養廉地山水地四千八十頃四十七畝七分四厘四毫五絲九忽

額外牛息糜粮四百五石一斗九升

一除雍正九年在于酌請分疆定域案內請設花馬池州
同分管熟地八百二十二頃八十五畝二分六厘
又除牛息蘆粮四百五石一斗九升
又除河衝沙壓並自乾隆十三年起至光緒二十九年止
勘明河崩沙壓不能墾復地六百五十頃二十九畝一厘
九毫九絲五忽
又除同治十一年在於分疆定域等事案內請改甯夏水
利同知為甯靈撫民同知其城衙即州屬原有金積堡是烏分管
原額山水地一千三百三十三頃八十三畝五分五厘
又除新設平遠縣其城衙即州屬原有下馬關是烏分管原額山地九
十九頃一十畝六分
尚實剩原額屯更養廉山水地一千一百七十四頃三十
九畝三分一厘四毫六絲四忽
內除現荒未墾屯更養廉山水地一百七十五頃四十二
畝九分八厘
現在實熟原額屯更養廉山水地九百九十八頃九十六
畝三分三厘四毫六絲四忽內
上則全田
七十三頃五十八畝零每畝征粮一斗二升草四分六厘三毫銀八
厘八絲五忽

中則全田

一百四頃五十畝零每畝征粮一斗二升草四分六厘三毫銀三厘一毫八絲

上民田

三百三十四頃二十五畝零每畝征粮八升草三分三厘銀八厘八絲五忽

中民田

壹百二十九頃七十畝零每畝征粮八升草三分銀三厘一毫八絲

一則沙田

壹十一頃四畝零每畝徵粮三升銀七厘八絲五忽

一則減田

二十九頃四十五畝零每畝征粮八升銀二厘一毫八絲

二則減田

六十七頃八十七畝零每畝徵粮六升四勺四抄三撮七圭五粟四粒六顆銀三厘一毫八絲

銀田

三十頃七十畝零每畝征銀三分三厘一毫

銷全田

八十二頃九十七畝零每畝征銀一分五厘七毫二絲

半銷田

九十六頃一十三畝零每畝征銀六厘二毫七絲五忽四微三纖八渺八漠

一則山田

七十三畝零每畝征粮三升三合九勺七抄一撮七圭六粟銀二分六厘九毫七絲二忽八微一纖四塵一渺

二則山田

六頃四十畝零每畝征粮三升三合銀一分八厘一絲一忽六纖八塵七渺

三則山田

二十九頃九十三畝零每畝征粮七合銀七毫六絲八忽七微六纖七塵七渺一漈

查舊誌尚有中全田土兵田二則沙田沙薄田硝鹹全田硝鹹減田硝鹹田硝田硝鹹民田硝民田全田蘼穀上田蘼穀中田蘼穀下田口粮田等田一十五頃四畝均撥歸甯靈廳平遠縣二處分管

通共原額並新增本色夏秋倉斗正項粮壹萬九千一百一十八石六斗八升三合內除奉文停徵並冲壓不能墾復豁除粮三千四百一十五石二斗五升零四勺又除劃撥甯靈平遠二處分管粮八千七百八十石五斗六升五合七勺又除荒蕪地畝無從徵收粮三百五十六石八合六勺現在實應徵粮六千五百六十六石八斗五升八合三勺內

小麥一千一百六十九石六斗四升六合三勺

荞豆二千二百一十三石零七升九合八勺

粟米一千二百一十二石一斗七升四合四勺

青豆一千九百七十一石九斗五升七合八勺

通共原額並新增本色七斤穀草二萬三千一百六十七

束九厘八毫
通共原額並新增地畝粮草折色銀七百二十六兩九錢
四分五厘
又九厘銀八百七十兩五分八厘
又銀田硝銀市價紋銀二百一十四兩四錢四分二厘
又牛犋銀四十四兩一錢八分二厘
原額身差人丁四百三十丁八分各起科則不等於雍正
五年在請做以粮代丁案内奉
旨通省以粮載丁按照實征地畝銀兩均載丁銀每粮一石均載
丁銀一分六厘一絲五忽共應征丁銀二百一十六兩七
錢五分七厘
以上共應徵地丁銀二千七十二兩三錢八分四厘内除
奉文停徵並冲壓不能墾復豁免銀三百五十五兩四錢
四分四毫又除劃撥甯靈平遠二處分管銀七百五十三
兩一錢二分二厘又除荒蕪地畝無從徵收銀一百三十
八兩五錢二分一厘六毫八絲四忽現在實應征地丁起
存銀八百二十五兩二錢九分九厘九毫一絲六忽内應
存留
文武各壇廟春秋二大祭祭祀銀三十二兩七錢二分
惠安塩捕通判俸工銀一百七十六兩

奉裁鹽課大使俸工銀四十三兩五錢二分解司
奉裁鄉飲銀三兩解司
驛餉銀三百四十一兩九錢七分一厘九毫一絲六忽
起運銀二百二十八兩八分八厘解司
花馬池州同分管靈州
原額地八百九十五頃五畝三分八厘內
民地
八百八十九頃八十五畝三分八厘每畝徵黃米七合
屯地
五頃九十畝每畝征青豆三升
以上共應徵粮六百四十石一斗七升七合七勺內
黃米六百二十二石四斗零七合七勺
青豆一十七石七斗
應徵丁銀一十兩一錢八分三厘
鹽法
寧夏鹽捕廳靈州花馬小池產鹽地方週圍三十六里零
其池設有壕墻按年疏築限隔內外
舊鹽井二百眼額壩夫二百名征紙價銀五百二十二兩
三錢四分工食銀二千四百五十七兩六錢撈鹽六萬一
千四百四十石引六萬一千四百四十張徵課銀一萬三

千二百四十兩三錢二分又於雍正六年在鹽井增添案
內查出新井二百二眼共四百二眼共額壩夫四百二名
雍正十三年在署員內成效已著案增引六千張共新舊
引六萬七千四百四十張原額每引徵銀一錢一分五厘五毫
自康熙十五年至二十五年在於量增鹽課各案內通有
加增除康熙二十年
恩詔豁免遇閏增課二十五年部議停征五分加增二案外現
額每引征銀二錢一分五厘五毫共征課銀一萬四千五
百三十三兩三錢二分按年解布政司奏銷額產鹽六萬
七千四百四十石在於平慶兩府各廳州縣並寧夏河東
各營堡行銷
靈州所屬
吳忠堡等一十九堡原額引二千四百八十六張征課銀
五百三十五兩七錢三分三厘自同治變亂後除劃撥寧
靈平遠二處管轄外現在只剩山水一十二堡因人烟無
多銷售不廣且鹽務既不歸州又無商人承辦刻下尤能
銷引若干征課若干州中無案可考
附歷代鹽法
周禮有鹽人之職漢置鹽鐵官鹽政之設舊矣而寧夏鹽
池至唐始見於史

唐食貨志載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
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柵池迴樂池宏靜池會
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粟以代鹽
周廣順二年勅令慶州榷鹽務今後每有青鹽一石抽稅
錢八百八十五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錢五百八十五
陌鹽一升此外不得別有邀求
宋至道末凡禁榷之地官立標識候望以曉民其課鹽
通商之地京西則京兆鳳翔府固華耀乾商涇原邠寧儀
渭鄜坊丹環慶秦隴鳳階成州保安鎮戎軍按宋初鹽茨
只聽州縣給賣初未嘗有官鈔也雍熙二年令商人所在
納銀赴京請領交引蓋邊郡入納算請始見於此端拱二
年置折中倉令商人輸粟京師蓋在京輸粟算請始見於
此天聖七年令商人榷貨物入納銀錢蓋在京入納錢銀
算請始見於此八年以兵部員外郎范詳鈔法令商人就
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
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行之既久鹽價始
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陝西轉運司自遣官主之京
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歛而不發以長下價過四十
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有定行之數
年人以為利

元昊時請售青白鹽宋以其味佳值賤入中國則擾邊且
阻解池絀國用遂不許
元各州縣戶口額辦鹽課運官召商發賣惟陝西運司官
每年預期差人分道齎引遍散州縣陝西食鹽之戶該辦
課二十萬三千一百六十四錠內鞏昌延安等處認定課
鈔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錠慶陽環縣鳳翔興元等處歲
辦課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五錠其餘課鈔因關陝旱飢民
多流亡至順三年鹽課十分為率減免四分行之三載尚
多虧負時至元二年監察御史帖木兒不花及廉訪使胡
通奉疏陝西百姓許食解鹽地遠脚力艱澀今後若因大
河以東之民分定課程買食解鹽大河以西之民計日攤
課任食韋紅之鹽則官不被擾民無蕩產之禍矣且解鹽
結之於風韋紅鹽產之於地東鹽味苦西鹽味甘又豈肯
舍其美而就其惡乎使陝西百姓一概均攤解鹽之課令
食韋紅之鹽則監吏免巡禁之勞而民亦受惠矣因命陝
西行省官及李御史運司同知郝中順會鞏昌延安元奉
先鳳翔邠州等官與總帥汪通議俱稱當從帖木兒不花
胡通奉所言限以黃河為界陝西之民從便食用韋紅二
鹽解引依舊西行紅鹽不許東渡獨郝同知鹽運司每歲
辦課四十五萬錠陝西該辦二十萬錠今止認七萬錠餘

十三萬錠從何處恢辦議不合而散戶部遂奏照至順二
年例以涇州白家河永為定界聽民食用仍督所在軍民
官嚴行禁約勿致紅韋二鹽犯境侵課中書省如何議行之
洪武間靈州鹽課司歲辦靈州二百八十六萬七千四百
七斤
萬歷六年歲解甯夏鎮年例銀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二兩
成化二十二年移萌城批驗所於紅德城堡令黑城乾溝
二路鹽車俱抵慶陽府城市卸載商人同店主執引驗過
赴行鹽地方貨賣畢付自付店主銷繳
宏治二年令靈州鹽課司行鹽地方仍舊於平涼靜甯隆
德慶陽環縣等處
嘉靖八年議准大池增三萬三千六百二十六引小鹽池
增二萬二千四百一十七引每引銀二錢五分卧引銀一
錢共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五兩送平涼府收貯專備祿粮
十四年題准靈州小鹽池額鹽三千一百零五引專供花
馬池一帶修邊支用其加增鹽三萬引召商開中三邊輸
流買馬或接濟軍餉支用　三十四年奏准陝西行鹽
地方每鹽二百斤為一引每引收銀四錢五分西鹽三分
搭配漳鹽八分俱聽分守隴右道監理收銀年終解送花
馬池營管粮衙防秋兵馬支用

隆慶五年題准花馬池大小二池鹽每引照鹽四倍河東
令各商報納每引增銀一錢二分共五錢二分其卧引銀
一錢二分西路斗底銀一錢五分共增課銀七千有奇
成化九年差御史一員巡視河東運司並陝西靈州大小
二池鹽課其陝西河南所屬分巡各道官帶鹽法者悉聽
節制慶陽府每歲委佐貳官一員監支靈州鹽課司商人
納馬官鹽及民間食鹽舊志原額鹽三千二百餘引宏治
九年延寧二鎮輪招馬匹尋仍奏革正德初總制楊一清
奏擬河東運司例每引收銀一錢五分課增五萬二千引
時戶部又奏改易芻粮其引與淮浙同在南京戶部關支
劉瑾專恣又令北京戶部亦造引板於是真贋不分新故
俱滯瑾既敗兩奉詔裁革奸深弊固猶不能禁總制劉天
和巡撫楊守禮檄僉事孟霦議照寧夏小鹽池乃天生自
然之利窮邊軍餉之需何先年人人願中以為奇貨可居
今日報納無人視之以為陷阱皆緣舊引未請新鹽沮滯
邊方雖有鹽池之設軍需略無分文之裨嚴法清查其弊
始革巡撫張潤尋又奏復萌城批驗鹽法稍通然課猶未
甚今則增至淮引八萬五千浙引十萬九千五百夏之邊
需故取足於屯粮歲有定數不足則請給帑銀嘉靖年間
請發內帑不敷乃派淮浙鹽引以充急用或淮多浙少或

淮浙相均一視歲計盈縮量派嘉隆之際始定以淮四浙六官價淮引五錢浙引三錢五分照派定粮草輸足各赴淮浙運司守支淮引徵有奇羸浙引虧折太甚加以開召不時高頭高估諸商遂極困矣萬歷初巡撫羅鳳翔寬減芻粮斗頭商困稍解迨後內璫寓於江南驗引專掣內商賄買夾帶一引小池此實既開邉商塩引難售資斧虧折困苦如水益深又云二十年兵變開城粮餉缺乏巡撫周光鎬題增淮塩八萬引官價每引五錢長蘆塩二萬引官價每引二錢五分共算銀四萬五千兩隨同額塩招商輸納粮草以備軍興庶幾定屬經制不意三十七年復將前項塩引銀兩停發改濟別邉後巡撫黄嘉善題討暫准三萬兩接濟又巡撫崔景榮題討僅歲復一萬而終無濟於挪借巡撫楊應聘再題討復疏下部未覆

按塩之在三山兒者曰大塩池在故塩池之西北者曰小塩池其他名孛羅等池最多皆分隸大塩池其塩大都不勞人力因風自生殆天産以資邉需者也又地里志懷遠縣有塩池三去城北各三十里俱有池一其産不多官亦不禁不知於古何名河東邉外有花馬紅柳鍋庇三池以邉外棄以上係舊誌

茶法

甯夏茶引原額四百道每引額茶一百一十四斤交課銀三兩九錢順治九年招商承辦甯夏商額引二百五十道靈州商額引一百道中衛商額引五十道嗣因食茶人少消售維艱康熙時甯夏商告繳引八十道靈州商告繳引三十道舊誌

靈州自同治亂後劃分甯靈平遠一州三分每年消茶不過八九右之譜並無成引

課稅

靈州原有當鋪五十座每座歲收當課銀五兩一歲共收銀二百五十兩自變亂後疆土分裂街市荒涼現在共開當鋪八座光緒二十三年奉文每當鋪一座加征銀二十兩每座歲收銀二十五兩一歲共收銀二百兩。

牙課原額歲納銀三十兩四錢自變亂後現在共領帖三張每張歲收牙課銀六錢一歲共收銀一兩八錢自光緒二十八年奉文起每張加征銀六錢一歲共收銀三兩六錢。

田房契稅歲無定額每價銀一兩照例收稅銀三分

靈州經管稅口

本城商畜稅一處歲收無額

橫城口牲畜稅一處歲收無額

花馬池口商畜稅一處歲收無額

吳忠堡牲畜稅一處歲收無額

查舊誌尚有惠安同心興武三稅惠安堡稅業於光緒二十年奉文裁撤同心城稅撥歸平遠縣經收興武營稅變亂後廢弛

又於光緒元年奉設

本城百貨厘金局一處

吳忠堡百貨厘金局一處

白土崗百貨厘金局一處

惠安堡百貨厘金局一處

花馬池百貨厘金局一處

橫城堡百貨厘金局一處

以上共添設厘金局六處向不歸州承辦由大局派委抽收收銀若干章程如何由該局逕收逕解州中無案可考

光緒三十二三兩年又改為百貨統捐土藥統捐羊隻皮毛統捐設局分收惟皮毛統捐暫歸州辦歲收若干尚無定額

水利源流誌第十

太史公作河渠一書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然則修濬有方斯人享其利一或失之而潰決為虞亦其勢然與靈州舊有秦漢二渠自同治初回匪亂後經陝甘總督左文襄公以靈州地方遼濶漢回襍處風氣强悍地方官有鞭長莫及之勢遂奏請劃安甯霸平遠二屬以便控制而漢渠即分為甯霸廳所有矣霸州只剩秦渠一渠所有劃留之早元吳忠新接胡家堡並州城四門三路五牌上腰諸田悉受秦渠灌溉而甯霸廳屬之金秦四里亦同受其利焉每歲春濬民間自備夫料官紳督作其良法美意前人經畫備矣然地勢之高卑隄埒之厚薄渠口之廣狹往往隨時改易必長吏親為營度而以時稽覈其間使猾胥奸民無由滋弊庶幾渠水所經民享其利而不虞其害也夫

水利源流

史記河渠書自武帝築宣房後朔方西河河西皆引河以灌田又匈奴傳云驃騎封狼居胥山汗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此甯夏河渠所由昉也西羌傳又云虞詡奏復朔方河西上郡使謁者郭璜激河浚渠為屯田則開漢渠者虞詡郭璜矣唐渠不見開鑿由始唐書李聽為靈州大都督長史於境內復故光祿廢渠以

溉田寧夏在唐時為懷遠縣隸靈州凡唐書所言霸州皆
兼寧夏五原有光祿塞汗光祿勛徐自為所築渠名光祿
意亦自為所開然則今之唐渠或亦漢舊渠而復浚於唐
與目吐番傳載虜酋馬重英寇霸州塞漢御史尚書光祿
三渠皆謂漢渠惟霸州有特進渠地理誌云長慶四年詔
開而亦不著其人又後魏刁雍請自富平西三十里有艾
山鑿以通河富平即寧夏地西三十里今有廢渠疑即艾
渠宋劉昌祚圍夏城城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元和志
言千金陂在霸武縣北四十二里漢渠在縣南五十里從
漢渠北流四十餘里始為千金陂其左右又有胡渠御史
百家等八渠宋楊瓊史稱其開渠溉田今皆不知其處元
郭守敬董文用修復唐來漢延各渠更立揷堰今漢唐二
壩是也舊制以薪木明僉事汪文輝易以石工益固
國朝康熙四十七年水利同知王金臣開
大清渠雍正四年又
欽命侍郎通智單疇書等開惠農渠與漢唐並列河渠之利益
廣霸州中衛各有渠舊誌元張文謙疏夏霸應理鳴沙四
川正渠十支渠大小共六十八渠大抵唐漢故跡文謙為
增治疏濬者居多不自元始也
秦渠自州屬青銅峽開口至州城北門外洩入澇河延長

一百二十里正閘二空曰拳閘尾閘曰黑渠閘大支渠一十二道灌田九萬八千九百餘畝康熙時叅將李山重修以石甃底歲省夫料無算後又續開大支渠十道口大一尺二三至一尺七八寸不等俱係木口開自何時無從查考光緒三十年沿河渠堤冲刷前知州廖公葆泰籌款督修費工料八萬有奇三十二年權知州陳公必淮重加修葺又費工料三萬餘金三十三年堤復潰決三十四年陳公必淮重守是邦大加修理又費銀四萬之譜夫秦渠自前以來每歲所費不過千金及二三千金而止近年動費至數萬者何故以河水之東趨也河水何以東趨以峽口下挑水之猪嘴碼頭圮廢也然則猪嘴碼頭不誠為秦渠一大關鍵哉是年陳公以東河下之曹河江家灣受害較甚先將東河築壩挑其水成效昭然又察其猪嘴碼頭猶存故址議圖規復已稟蒙　督憲升賞賜萬金又淮在出糶倉粮項下提盈接濟果能有成則上有猪嘴碼頭下有東河新壩行見何復故道水不東趨是又吾霸秦渠之一大轉機也億萬蒼生引領望之矣

兵額營汛驛遞誌第十二

靈州花馬興武橫城及各營堡防兵併一千五百九十八名其分為馬兵者五百一十一步兵者一百九十一守兵者八百九十六其各營汛塘墩合九十六驛遞八為馬一百有二十夫六十九塘馬一百八夫五十四此舊有也迨因邊防無事庫款支絀於裁兵節餉案內迭奉裁汰並自變亂後劃分寧靈平遠等處管轄外現在共有兵二百九十八名內馬兵五十一步兵二百一十三守兵三十四塘墩合八十五驛遞六馬九十四夫四十七塘站夫馬廢未安設凡兵之粮餉馬之草料夫之工食稱是嘗試論之古之名臣有偶歷邊屯悉取其兵數屯戍及道路斥堠之所疏為方寸小册以備察覽一旦有事不須指顧而擘畫已定蓋是數者皆籌邊之要畧也因各輯其類而誌之

兵額

靈州營併分防臨河石溝二堡共兵七十一名內馬兵一十七名步兵五十四名

橫城營併分防靖水紅山二堡共兵五十六名內馬兵六名步兵五十名

興武營併分防毛卜喇堡共兵五十九名內馬兵九名步兵五十名

花馬池營併分防安定惠安二堡共兵一百一十二名內馬兵一十九名步兵五十九名守兵三十四名

查各營汛兵馬銀餉由寧夏鎮赴司領發其粮料草束估

由州中支領

舊誌內花馬池營分防韋州堡汛靈州營分防同心城汛

均分隸平遠縣轄境內

營汛邊墩

橫城營邊墩十四處

通關閘門墩有互市俗名夷場專以買賣羊隻為業 石嘴邊墩 出水壑以上屬橫城

安邊墩 大鶯墩閘門 鎮羅邊墩 窰兒邊墩以上屬紅山堡

廟兒邊墩 塔兒邊墩 定遠邊墩 金湯墩閘門

靖邊墩 古寺邊墩 柔遠墩以上屬清水營

興武營邊墩十六處

苦水邊墩 平安墩 閘門墩 沙溝邊墩 雙溝邊墩

鹹口邊墩 西沙邊墩 沙嶺邊墩 興武營閘門

高梁邊墩 硝地邊墩 乾溝邊墩 半箇城墩

清字邊墩 鎮邊墩 中沙邊墩

花馬池營邊墩二十一處

芨芨溝邊墩 十一鋪邊墩 七鋪邊墩閘門 四鋪邊墩

以上分屬安定堡 二十三鋪邊墩 二十一鋪邊墩 十九鋪邊墩

十六鋪邊墩 十三鋪邊墩 八鋪邊墩 三鋪邊墩 二

鋪邊墩 長城關閘門 二鋪邊墩 五鋪邊墩 七鋪邊

墩 九鋪邊墩 十三鋪邊墩 十七鋪邊墩 二十鋪

邊墩與延綏交邊營接界

以上各邊墩每墩原設防兵三名現在廢弛

靈州營一十七處

磁窰寨墩　新墩子墩　茨烟墩　上十里墩　麦崗子墩　白土墩　舊石溝墩　紅窰墩　深沙溝墩　晏湖墩　夏家堡墩　馬站墩　魚湖墩　野馬墩以上屬靈州

河東關墩　木場墩　平湖墩以上屬臨河堡

舊誌內尚有大紅溝墩白崖口汛紅石崗汛胭脂川汛原屬同心城現隸平遠縣紅寺兒汛水頭兒汛滚泉汛大壑子水汛原屬紅寺堡現隸甯靈廳

花馬營八處

二道溝汛　傅家地坑汛　武家塢汛以上屬花馬池　十里墩

紅墩子墩　湯房墩　西路塘房墩　東路塘房墩以上屬惠安堡

舊誌內尚有威達墩雄峯墩大口子汛石板泉汛石頭坂汛原屬韋州現隸平遠縣

興武營四處

哨汲塘房墩　西倒墩塘房墩以上屬興武營　鎮安塘房墩

石山塘房墩以上屬毛卜喇

橫城營五處

大墩塘房墩　石嘴塘房墩以上屬橫城營　出水塘房墩

鎮羅塘房墩以上屬紅山堡　廟兒塘房墩屬清水營

按前明嘉靖築河東新墻後盡減其馬以省草料之費息餵養之勞惟置軍夫沿溝壘守之謂之擺邊給事中管律著論非之其畧曰亘三百六十餘里皆虜入寇之路步計一軍該十二萬猶虞稀濶矧見軍未及十之三乎法曰以逸待勞者勝擺邊晝夜戒嚴恐非逸道倘虜衆分道而來則十萬之衆豈能一呼成陣首尾勢不相援為今之計宜息肩養銳聯絡於諸寨待其來也相機禦之如不果禦隨向往而追逐之況兵貴奇正患無應援將貴主一患在勢分擺邊之舉有五弊爲無奇正無應援主將不一士卒分散以五弊之謀禦方張之虜不資敵之利乎舊誌

驛遞

在城驛東至清水驛六十里西至甯夏縣王洪驛三十里額設馬四匹夫二名

橫城驛東至紅山驛三十里西至甯夏縣在城驛三十里額設馬一十八匹夫九名

紅山驛東至清水驛四十里額設馬一十八匹夫九名

清水驛東至興武驛六十里額設馬一十八匹夫九名

興武驛東至安定驛六十里額設馬一十八匹夫九名

安定驛東至花馬驛六十里額設馬一十八匹夫九名
以上六驛共額馬九十四匹每匹日支草料銀七分一歲
共支銀二千三百六十八兩八錢
外備站價銀三百七十六兩
遇閏加支銀一百九十七兩四錢
共額夫四十七名每名日支工食銀三分一歲共支銀五
百七兩六錢
遇閏加支銀四十二兩三錢
又每歲每馬一匹例准倒馬二分共應准倒馬一十八匹
八分每匹應支例價銀八兩一歲共應支倒馬例價銀一
百五十兩四錢遇閏不加遇建不扣
統計一歲共應支夫馬工料外備站價並倒馬例價等項
銀三千四百二兩八錢
遇閏加支銀二百三十九兩七錢
查舊誌內同心城驛業分隸平遠縣安設花馬池驛分隸
花馬池清軍廳安設其橫城紅山清水毛卜喇興武永興
安定高平花馬等九塘自變亂後廢未安設

歷朝官蹟誌第十三

翔方官蹟一編托始周南仲考南仲在周文王世為將帥當是時周公助雎麟之化召伯有甘棠之惠而出車一詩獨誇設旐建旄之盛非以地重邊防人高武節故與夫文武異用而殊塗同歸鄒魯遺訓載在芹藻之章秦雍雄風備見小戎之什假使禦戎虜以弦歌何異章甫而揖盜也今考秦漢以來二千餘年間名將偉畧有功斯土者輯而錄之將俾績炳旗常勳昭青簡永不墜云

歷代官蹟

周南仲周之卿士城朔方伐西戎　在詩小雅

秦蒙恬秦始皇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漢衛青河東平陽人元朔二年出雲中至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至王逐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封長平侯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渡西河至高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梁

北河討蒲泥破符離執訊獲醜全甲兵而還其益封青三千八百戶其後屢出朔方以功拜大將軍

蘇建衛青校尉封平陵侯築朔方城

王父偃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廣中國滅虜之本也上覽其說遂置朔方公孫宏以為罷弊中國奉無用之地上使朱買臣等難宏發十策宏不得一謝曰願罷西南夷專事朔方上許之

郭昌驃騎封狼居胥山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宮吏卒五六萬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備寇

鄧遵元初三年為度遼將軍率南單于及左鹿蠡王須沈萬騎擊零昌于靈州斬首八萬餘級封須沈為破虜侯金印紫綬賜金帛財物各有差

魏原子雍字靈和少好文雅篤志於學推誠待士士多歸之遷夏州刺史適朔方胡反圍城城中食盡子雍詣東夏州運粮為胡帥所擒子雍以義感衆不為屈胡帥遂降粮道既通二夏以全封樂平縣公

宇文泰夏州刺史賀拔岳遣泰詣洛陽密陳高歡反狀魏

主喜以岳為都督二十州諸軍事岳遂引兵屯平涼夏州
刺史彌俄突附岳靈州刺史曹泥附歡岳以夏州被邊要
重表用泰為刺史泰遣李虎擊曹泥虎等招諭費也頭之
衆與之共攻靈州凡四旬曹泥請降高歡自將萬騎襲夏
州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為梯夜入其城擒刺史解拔彌
俄突因而用之留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以歸靈州曹泥
復叛降東魏西魏圍之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歡發阿至
羅騎徑度靈州遶出西魏師後西魏師退歡迎泥拔其遺
戶五千以歸
周源雄字世畧少寬厚美姿容以伐齊功封朔方公歷冀平
二州刺史
隋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工騎射從楊素擊突厥于靈
州以功拜上開府
元胄洛陽人素有威名拜靈州大總管北夷甚憚焉
唐江夏郡王道宗高祖時為靈州總管時梁師都弟洽仁連
突厥兵數萬傅于壘道宗閉城守伺隙出戰破之高祖謂
斐寂曰昔魏任城王彰有郤敵功道宗似之因封任城王
始突厥郁射設入居五原道宗逐出之震耀威武斥地羸
千里貞觀元年召拜鴻臚卿遷大理太宗方經畧突厥復
授靈州都督

崔敦禮字安上雍州咸陽人太宗時以兵部侍郎出為靈州都督還拜兵部尚書詔撫輯回紇鐵勒部姓會薛延陀寇邊與李勣合兵破之置祁連州處其餘衆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武后時以御史大夫為隴右諸軍大使以討吐蕃又為靈武道行軍大總管禦突厥馭軍持重雖無赫然功亦未嘗敗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本名仁亶有文武材神龍二年朔方軍總管沙叱忠義為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去引兵踵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又于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費省億計減鎮兵數萬景龍二年拜右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仁愿為將號令嚴將吏信伏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為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在朔方奏用御史張敬忠何鸞長安尉寇泚鄠尉王易從始平主簿劉體微分總軍事太子文學柳彥昭為管記義烏尉晁良貞為隨機皆著稱後至大官世名仁愿知人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武后時以司僕卿同鳳閣鸞臺三品出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開元中王晙討康待賓詔說相聞經畧時党項羌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十年詔為朔方節度大使親行五城八月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掠牧馬西涉河出塞說追討至木盤山擒之乃議徙河曲二州殘寇于唐鄧仙豫閒空河南朔方地奏罷緣邊戍兵悉還農

牛仙客涇州鶉觚人開元末為朔方總管嗇事省用倉庫積實器械鋒銳遷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功累遷宣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瑊年十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邱戲曰與乳媼俱來耶是歲即立功後從李光弼郭子儀擊吐蕃與李晟收復京城累功封咸寧郡王

王忠嗣以武功至金吾衛將軍本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俄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控制萬里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爭以馬求市胡馬遂少

郭子儀華州鄭人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為衛尉

卿靈武太守充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後明皇幸蜀肅
宗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李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時
在朝草昧衆單寡軍容闕然及是國威大振拜子儀兵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時帝倚朔方軍為根
本焉大歷三年吐蕃入寇詔率師五萬屯奉天子儀遣將
白元光破虜於靈武九年入朝上書曰朔方國北門西禦
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
馬三萬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
寧歲頃以懷恩亂痍傷凋耗亡三分之二比天寶中些十
之一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
淹師老地廣勢分顧於諸道料精卒滿萬者列屯北邊則
制勝可必後以功封汾陽王謚忠武

杜黃裳字遵來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郭子儀辟佐朔方
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
以動衆心欲伐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
汗服罪於是諸將狼驕難制者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
亂後至宰相

李晟洮州臨潭人大歷初李抱玉署晟右將軍吐蕃寇靈
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
請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虜

乃解靈州去遷開府儀同三司累功封西平郡王

史敬奉靈州牙將吐藩十五萬衆圍鹽州刺史李文悅竭力拒之凡二十七日敬奉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解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敬奉行旬餘無聲問衆以為俱沒矣無何敬奉自他道出吐藩背吐蕃驚潰敬奉奮擊大破之

杜希全朔方節度軍令嚴整人畏其威奉天之狩引兵赴難賊平遷靈鹽豐夏節度使

崔知温字體仁許州陽陵人為靈州司馬境有渾斛薩萬帳數擾齊民農皆釋耒習騎射以扞賊知温表徙河北自是人得就耕田野始安特詔同門下三品遷中書令

五代康福蔚州人明宗時靈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賓作亂朝廷以為涼州刺史河西郡節度使破吐蕃於青岡峽威聲大振居靈武三歲歲常豐稔有馬千駟蕃羮畏服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乃開屯田教耕種軍以足食又能招輯夷落自回鶻仡沙皆遣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晉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

馮暉魏州人降晉高祖拜義成節度使徙鎮靈武靈武自

唐明宗以後市馬糴粟給賜軍士自關以西轉輸供億民不堪役青岡土橋之間氏羌剽掠商旅多阻暉至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加賦管内大治党項拓跋彥超為最大暉至超來謁遂留之為起第於城中遇之甚厚因服諸族

葉元福并州晉陽縣人晉開運中為威州刺史蕃酋拓跋彥超等攻靈州詔以河陽節度馮暉鎮朔方召關右兵進討以元福將行營騎兵元福與暉出威州土橋西遇彥超兵七千餘元福轉戰五十里殺千級擒三十餘人朔方距威州七百里無水草號旱海師須齎粮以行至糴德食盡彥超衆數萬布為三陣扼要路據水泉以待暉軍軍中大懼暉以玉帛求解和彥超許之至日中列陣如故元福曰彼知我軍飢渴邀我於險欲困我耳遷延至暮則吾黨成擒矣彼雖衆而精兵絶少依西山為陣者是也乃以麾下先擊西山兵敵果潰元福舉旗招暉軍繼進彥超大敗横尸蔽野是夕入清遠軍明日至靈州元福入宋為檢校太尉鎮陝州

宋馮繼業字嗣宗暉之子也幼敏慧有度量以父任補朔方軍節度使暉卒遂代其父為朔方留後以郊祀恩加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建隆初來朝以駝馬寶器為獻後拜静難

軍節度使

王侁秦州副將帝遷之靈州與田仁郎等討李繼遷繼遷陷三族仁郎次綏州請益兵帝聞三族已陷竄仁郎商州侁出銀川北破悉利諸砦麟州諸蕃皆請納馬贖罪討繼遷侁與所部兵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遁去郭守文復與尹憲擊鹽城諸蕃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蕃百二十五族內附戶萬八千餘

劉綜字居正虞鄉人咸平中夏人擾邊詔以綜為轉運副使時靈州孤危獻言者或請棄之綜力上言靈州民淳土沃為邊陲巨屏所宜固守以為扞蔽詔從其請語詳藝文

董遵誨涿州范陽人領靈州路巡檢豁達多方畧在懷遠軍凡十四年安撫一面夏人悅服嘗有剽掠進奉使兵器者帳下欲討之夏人懼盡歸所畧拜伏請罪自是各謹封界秋毫無犯

段思恭澤州晉城人代馮繼業知靈州太祖壯其往賜窄衣金帶錢二百萬仍以途涉諸部令別齎金帛以遺之思恭下車矯繼業之失綏撫夷落訪求民病悉奏免之

侯贇并州太原人知靈州按視蕃落宴犒以時得邊士心部內大治在朔方十餘年上念久次求可代者而難其人卒贈本衛上將軍

安守忠字信臣并州晉陽人初知靈州繼徙夏州在官七年每西戎犯邊戰無不捷錄功就拜濮州團練使

侯延廣汾州平遥人淳化二年李繼遷始擾夏臺命延廣知靈州賜金帶名馬會趙保忠陰結繼遷朝廷命騎將李繼隆率兵問罪以延廣護其軍既而夏臺趙保忠就縛手詔褒美延廣在靈州部下嚴人悅服繼遷數辟其鋒監軍康贊元害其功誣奏詔還至道間繼遷寇靈州朝廷謀帥錢若水稱延廣再知靈州兼兵馬都部署獨引數十騎之鎮戎人素服其威名皆相率引避

慕容德豐字日新太原人淳化二年知延州時侯延廣在靈武或言其得虜情倔強難制命德豐代之為四方館使兼都部署時穀價踴貴德豐出私廩賑飢民全活甚衆

李繼隆上黨人至道二年馬紹忠送糧靈州為繼遷所邀敗洛浦河上聞之怒亟命繼隆為靈環十州都部署討繼遷

王昭遠冀州人色黑又名鐵山至道中李繼遷擾西鄙絶靈武粮道命昭遠為靈武路都部署護二十五州芻粟虜不敢犯

田紹斌汾州人靈州馬步都部署入蕃討賊斬首二千級獲馬牛駝二萬計以給諸軍

曹璨字韜光武惠王彬子至道初知靈州徙河西鈐轄後

以麟府濁輪副部署出蕃兵邀繼遷俘馘甚衆
丁罕頴州人淳化五年以容州觀察使領靈環路行營都
部署與繼遷戰斬獲數萬
郭密貝州經城人充靈州兵馬都部署訓練士卒號令嚴
明夏人畏服邊境以寧
鄭文寶字仲賢太宗時授陝西轉運副使前後自環慶部
粮越旱海入靈武者十二次曉達蕃情習其語經由部落
或宿酋長帳中其人每呼為父朝廷議城古威州遣使訪
文寶言威州在清遠軍西北八十里樂山之西唐大中時
靈武朱叔明收長樂州郊寧張君緒收六關即其地也故
壘圮水甘土沃有良木薪秸之利約葫蘆臨洮二河壓鳴
沙蕭關兩戍東控五原北固峽口足以襟帶西涼咽喉靈
武城之便
張凝滄州無棣人少有武畧倜儻自任咸平四年代潘璘
為邠寧環慶靈州路副都部署時斥候數擾轉運使劉綜
懼飛輓不給問計於凝凝曰今當深入因敵資粮不足慮
也乃自白豹鎮率兵入敵境生擒賊將燒蕩三百餘帳芻
糧八萬獲牛馬甲器二萬降九百餘人
楊瓊汾州西河人至道初改防禦使靈慶路副都督部署
河外都巡檢使賊累寇疆瓊守禦有功敗賊於合河鎮北

擒獲甚多導黃河溉民田千頃增戶口益課利時號富強
潘羅支六合酋長李繼和言其願戮力討夏乃授朔方節
度保吉陷西涼羅支偽降保吉受之不疑羅支遽集六合
蕃部合擊之保吉大敗中流矢死
明沐英定遠人洪武十年以征西副將軍從鄧愈出塞渡黃
河耀兵崑崙轉戰數千里俘獲萬計論功封西平侯十三
年脫火赤犯順英由靈武口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分
為四翼自以驍勇衝其中堅御枚夜薄其營生擒脫火赤
及知院愛足全部以歸封黔寧王卒謚昭靖配享廟庭
史釗直隸藁城人以父敬功授寧夏世襲指揮遂家焉累
以軍功歷總兵宣德元年挂征西將軍印鎮寧夏所統官
軍悉聽節制虜也先脫干為患釗出奇計擒之釗用兵有
紀律料敵制勝所向成功家傳稱釗常出征經大漠人馬
渴甚釗潛心默禱忽前有茅菴訪之見二尼隨所指引得
甘泉如注師用濟旋踪跡之菴尼皆不復見惟遺一包裹
內鐵燕一支兵書一篋自是謀畧益神每行軍則置鐵燕
於帳前以候風色占驗動靜毫髮無爽於花馬池建築四
步戰臺至今尚存壽八十三卒於官
史昭合肥人宣德七年以征西將軍鎮寧夏孛的達里麻
犯邊遣兵擊之至澗臺察罕俘獲甚衆進都督同知正統

初昭以寧夏孤懸河外東抵綏德二千里曠遠難守請於花馬池築哨馬營增設烽堠直接哈剌九速之境邊備大固尋進右都督居寧夏十二年老成重慎政舉兵修邊境無事

盧茂成化間以都指揮守備靈州驍勇兼人到任之二日敵以百騎來犯茂單騎馳突之俄敵漸衆而茂兵亦至奮呼一擊斬其犯陣一將餘遁去數歲不敢近靈州邊

王驥字尚德正統九年命與都御史陳謚巡邊初寧夏備邊軍半歲一更後邊事亟三年乃更軍士日久疲罷又益選軍防冬家有五六人在邊者軍用重困驥請歲一更當代者以十月至而代者留至來年十月乃遣歸邊備足而軍不勞帝善其議行之諸邊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忠毅

秦紘字世纓單人成化十四年秋寇大入花馬池敗官軍孔壩溝詔起紘戶部尚書總制三邊紘馳至祭亡掩骼奏錄死事指揮朱揖等五人恤軍士戰沒者家劾治敗將楊琳等四人罪更易守將練壯士興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又請於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築十堡以固邊防又作戰車名全勝詔頒其式於諸邊在事三年四鎮晏然卒贈少保謚襄毅

史鏞釗姪孫年十八世襲指揮同知以功陞靈州叅將正

德二年寘鐇反鏞飛報陝西諸路兵令集近地聲援先率
衆把守黃河要口奪其船使賊不得渡於是諸軍繼進賊遂平
叢蘭字廷秀文登人正德間以戶部侍郎督理三邊軍餉
後兼管固靖等處軍務蘭上言靈州鹽課請照例開中招
商糴糧軍士折色主者多尅減乞選委隣近有司散給並
從之
楊一清丹徒人宏治十五年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
政會寇大入花馬池詔命一清巡撫陝西甫受事寇已退
乃選精卒教演之創平虜紅古二城以援固原築垣瀕河
以捍靖虜又為三邊總制安化王寘反一清部將仇鉞捕
執之一清馳至鎮宣布德意安撫士民不貪其功夏人德之
王瓊太原人嘉靖七年代王憲督理三邊軍務時北寇常
為邊患明年以數萬騎寇寧夏已又犯靈州瓊督遊擊梁
震等邀斬七千餘人其秋按行塞下虜帳遠遁耀兵而還
劉天和麻城人嘉靖十五年總制三邊軍務倣前督秦綜
制隻輪車練諸邊將士吉囊陷花馬池塞斬失守指揮二
人敵侵固原東乾溝溝令任杰等襲其後捕斬二百級論
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又城鐵柱泉扼北虜入寇之路
邊人賴之
王崇古字學甫蒲州人嘉靖四十三年改右僉都御史巡

撫寧夏崇古喜談兵具知諸邊扼塞修戰守納降附數出
兵搗巢故寇累殘他鎮而寧夏獨完隆慶初代陳其學進
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崇古指畫地圖分授諸大將趙
岢雷龍等數有功著力免行牧河東龍潛出與武襲破其
營斬獲甚多吉龍犯邊為防秋兵所過移營白城子龍等
出花馬長城關與戰大敗之崇古在陝七年前後獲首功
無算卒贈太保謚襄毅
李震字卯泉鎮番人庠生襲祖職協守寧夏王崇古駐花
馬池知套虜有異謀以輕騎三千屬震為虜所覺部分精
銳逆戰震劈其堅陣突入帳中所遇强壯盡殲之白城子之
捷以震功為最陞甘肅總兵挂平羌將軍印脩葺五郡磚城
王效延綏人讀書能文辭嫻韜畧騎射絕人中武會試嘉
靖十一年冬充總兵官代周尚文鎮寧夏吉囊犯鎮遠關
效與梁震鄭時史經敗之柳門追北蜂窩山蹙溺之河斬
首百四十有奇璽書獎賚吉囊十萬騎復窺花馬池效同
震拒之不得入虜趨固原又趨青山峴大掠安定會寧效
移師還援破之安定再破之靈州斬首百五十餘級十五
年賊據芠苦灘打磴口等地效率副總兵馮大儉任杰奮
擊之斬獲無算賊乃遠遁
黃正慶陽人靈州禦備都司寘鐇作亂潛謀尅日渡河正

先機斂奪船屯兵據守賊不敢動先定預防之策正實與
有功焉陞都督僉事
張九德字威仲慈谿人為河東兵備時悍丁金白張威等
因調遣殺領官九德聞變即大書撫榜前導安衆寄擒渠
魁置之法寧鎮以安天啟二年靈州河大決九德建石隄
禦河歲省功役無算秦渠常苦涸漢渠常苦漲九德築長
堺以護秦開蘆口以洩漢計復蕪田數百頃號張公隄歷
任六年以卓異擢巡撫去先是靈州有祠祀楊一清及王
瓊自九德去任鎮人奉而三之更其額曰三賢
靳桂香靈州叅將明季無為教稱居士作亂夜入城殺河
東道曹孟吉時桂香已卸事乃率衆守城門使賊不得出
盡攻殺之
國朝張公諱瑞徵字寶慶安徽壽州人同治元年八月知州事
公明敏多奇策是時平遠預望城把總馬兆元與金積堡
馬化隆狼狽為奸率衆圍州城公與前任訥公穆棟額協
同守禦公慮城內回民之內應也先由郡城車運大木一
根紅布包裹稱係請來開花大炮置城上口對回民叢居
之處朝夕禮拜曰若回民有變當以大炮從事而城回惕
然未敢蠢動又於城上多集石土木板一日見圍賊佯
作退勢公曰此必從地道攻入也急令於城外有民房之

處在城內對挖長溝嵌以礮壘使督者伏聽之果有鍬鋤之聲從南城外張姓宅內挖入旋用火藥轟開城垣丈餘石土木板齊下堵築賊未得逞自九月圍至十月晝夜戒嚴經霜夏道督隊來援城圍始解二年二月公解任之省州之人卧轍攀轅如失怙恃公謂當至省面稟列憲多派兵來以救一州百姓奈當時賊氛四起餉絀兵单竟無一卒來援致令是年十月而州城即為之不守也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周公諱浩字溶生浙江會稽人吏員出身同治五年署理花馬池州同正值軍務倥偬公辦理城防勸捐富戶率民日夜巡守不辭勞瘁錢項歸紳董經理公只總其大成八年二月初二日陝回夜來攻城已上北墻公率紳民合晉直兩營制兵極力撲打傷賊甚衆天明圍解九年四月初九日陝回陳阿洪率賊三千餘人前來攻打至二十六日夜猛撲登城公與卓勝軍綏君殿臣極力迎擊賊始退去是城二次保全者公力居多自此積勞病故公為官清廉身後蕭條經公之弟赴甯郡告幫蒙恤其忠助送二千餘金始得輿櫬旋里紳民至今感頌

王公鎮墉字協亭湖南湘鄉人同治十二年知州事秉性仁慈與民同好惡蓋靈州所賴以水利灌田者惟秦渠而

已公當大難甫平之後秦渠敗壞已極公親詣工所率作
興事晝巡工次夜宿柴棚四十餘天形瘦柴立古所謂溺
猶己溺飢猶己飢者我公其庶幾焉并又將秦壩關公館
舊址建立秦渠公所每歲春工得有棲止皆公力也維時
陝甘督憲左以靈州漢回雜處易啟衅端分別安插命公
辦理善後悉協機宜為之親書廉勤節愛四字匾額以褒
美之去之日州之人攀轅卧轍如失怙恃迄今追論尚有
為之流涕者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公之謂歟
孫公承弼字玉田漢軍正白旗人光緒二年知州事為政
以興利除弊重士親賢為務公至之日知舊有魁文書院
經賊蹂躪於是議購朱姓舊宅斟酌損益更名靈文書院
以為培植人才之本是年秦晉苦旱饑民多聚此就食公
捐廉籌賑居以棲流所按日給粥餅並施棉衣饑民之賴
以全活者甚眾本年五月州境蝗蝻擁聚民情驚懼公率
同紳民極力撲捕復齋戒沐浴徒步虔禱蝗蝻自去禾稼
無傷後又收買蝻子四萬餘觔盡其餘尊費錢無算竟以
被讒去位州人惜之出城之日紳民衣冠拜送並裝急公
好義匾額以誌其感嗣復回本任公益勤求治理乃以盡
心民瘼精力過勞旋於十三年一疾不起傷哉州人稟請
修建專祠未奉批准

廖公葆泰字寅階雲南石屏人光緒二十一年河湟變亂
適公署狄道吏目督憲聞公知兵飭募葆字馬隊以勦賊
游保授靈州知州光緒二十九年莅任時黃水溢漲秦渠
自峽口至減水閘三十餘里一片汪洋沿堤冲壞公焦慮
萬狀乃先作秋工饒灌冬水為來年播種地步旋傳集紳
民議作明年春工公慮工大費繁民力艱難先向董星五
宮保假銀萬兩採辦工料并預派收柴總理在沿河各工
所催收柴束明年屆期興工公茅次工所躬親督率沐雨
櫛風四十餘天鬚髮為之半白是役也攤派民間料錢二
萬餘緡民夫三千有奇柴數十萬束月餘竣事民賴安全
公善政綦多此尤其最大者公晚年猶喜武事持砲命中
十不失一好馳馬往來馳驟顧盼自雄曰時事多艱聊習
此以待上之驅策耳乙巳冬以疾辭任旋調署河州丁未
冬仍回本任戊申正月竟以積勞一疾不起州人哀之
陳公必淮字三泗湖南巴陵人先從事西甯總兵鄧景亭
軍門幕府光緒二十一年戡定湟亂公贊襄之力居多二
十七年
皇上由陝回鑾公充護蹕各軍營務處三十一年冬權知州事
公為政以培養元氣除暴安良為務先是州屬賭盜最盛
民力艱難公力為嚴禁令各安耕種并教樹桑種棉以為

自強致富之源州屬漢回雜處向若仇讐公遇事開導不偏不倚近嫌隙漸泯且願有通婚姻者州處邊徼向多搶親忤逆等事公謂此乃官之教化不先深自引責勸懲兼施罔敢再犯州轄地數百里公不時巡閱遇有詞訟隨處判剖時人引為召伯甘棠聽政之比公外柔內剛平日周歷鄉村詢問疾苦刺刺不休一涉詞訟則即毅然曰此非談論公事之地也以故人樂親而不敢肆庚子以後

朝廷鋭意維新詔立學堂巡警就地籌款公念靈民瘡苦首禁攤派惟整頓舊有款項并酌收磁窑石溝炭稅橫城羊稅於城內吳忠堡設立巡警兩處將舊有靈文書院改為高等小學堂增建齋舍招生開學是為吾靈開辦學堂巡警之始丙午冬公解任回省戊申二月蒙

省憲俯念靈事維艱仍命公重守斯土公至之日知秦渠敗壞狀即進紳民而謂之曰秦渠為吾民衣食所出秦渠不修民生何賴公乃選派紳董計工估料並稟假萬金率作興事工竣後水小不能上渠民情惶迫公沿河相度見東河可以決水灌渠旋築堋塞河決口引水故是年寧靈漢渠及河西各渠皆苦無水而秦渠獨無缺水憂者皆公力也馬萬太大盜也二十七年由山西張家口聚衆擁入甘境經寧夏官軍擊散漏網去年仍來吳忠堡結盟拜會

人莫敢捕公購線拿獲正法并擒治黨羽數人自是賊匪
斂跡州屬東山地曠人稀為州人羊圈所在賊人往來宰
食率以為常非從賊也距官遠而不敢抗也自經公嚴辦
後東山民人始得安枕為之製官清民自安碑額以紀其
事公自再任求治益切遇民間有疾苦事輒為之廢寢忘
餐尤善於聽訟人有譽之者曰聽訟何奇惟無訟為難耳
嗚呼此亦可覘公之所志矣公嘗謂兩度靈州與靈民有
緣倘不能為民計久遠之安非獨負我靈民且大負我
上憲也噫斯言也非仁人君子之用心曷至此但祝久於
其位福我靈民是則億兆蒼生所馨香而默禱者耳

王公式金字度如蘭州皋蘭人中乙酉科舉人光緒二十
二年授靈州學正時大難之後人不知學公主講書院訓
迪慇懃文風大振士人至今感之

北京圖書館藏